

沉睡的谋杀案

沉睡的谋杀案

[英] 阿·克里斯蒂 著

赵文德 李汝玲 译

责任编辑 南泉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6.5印张 127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048-0500-91I·115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从小侨居新西兰的格微达，新婚之时初来英国某海滨小镇居住。新宅勾起了她可怕的一幕，就在新宅的客厅里，她的后母海伦被人谋杀了！海伦是跟人私奔了，还是被谋杀了？凶手是格微达的生父，还是海伦的三个情人？格微达及她的丈夫吉尔就此展开了一场复杂、惊险、扑朔迷离的调查，终于揭开了沉睡的谋杀案的真相。小说悬念迭起，推理严密，格调典雅，文笔优美。

惬意而恼人的新居

格薇达·里特抖抖索索地站在埠头上。

码头、关税房，以及她现在目所能及的英国的一切，都仿佛在轻轻地起伏着。

这时，她作出了决定——一个导致了以后发生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的决定——她没有按预定计划搭乘象船一样摇晃的火车去伦敦。

当然没有必要罗。孑然一人，没有谁在等候着她。刚从这条颠簸起伏，嘎吱作响的船上登岸（从海湾到普利茅斯三天的航程可真够呛），又要去坐那呼啸带喘、摇摇晃晃的火车，这是她最不愿意干的事了。她首先找一个旅店。要漂亮，修在坚实土地上的一座稳稳实实的旅店。那么她就能安然地睡在床上既无嘎吱声，也不颠簸摇晃了，她可以睡个够。第二天一起床——哦，真的多妙的想法啊！租一辆轿车，悠悠闲闲地穿过英国南部。一路上物色房子，物色一栋漂亮的住宅。这是她同吉尔商妥的，她必须找到它。是啊，那可真妙！

这样，她可以沿途浏览吉尔向她推崇的，她还不曾瞩目的英国风光。她象大多数新西兰人一样，把英国称为

“家”。可这当儿，英国似乎失去了往日魅力。天空阴霾，淫雨霏霏，狂风怒号。格薇达规规矩矩地排队等着签证时，心想：普利茅斯也许并不是英国最美的地方。

翌日清晨，阳光普照。从窗口远眺，景色宜人。大地万物不再晃动呼啸，它们平静下来了。格薇达的感觉也完全变了，她认为，这才是英国。格薇达·里特，芳龄二十一的新婚少妇，正在旅途之中。丈夫吉尔来英国的日程尚未确定，也许过几周，说不定是半年以后。他建议格薇达先来找栋房子。夫妇俩都觉得找个住宅定居下来为好。吉尔总是出差，有时格薇达跟着他，有时条件不许可。于是他们都乐意有栋住宅。吉尔最近从一个婶婶那儿得了一套家俱，需要买栋住宅。加之夫妇俩相当殷实，这个想法的实现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格薇达起初对选房子一事犹豫不决。她对吉尔说：“咱们得一块去挑。”吉尔笑着回答：“我对挑房子不怎么内行。只要是你喜欢，我也喜欢。当然得有一座花园，不必太赶时髦，也不要太大。地方吗？我看还是在南海岸为好，反正离内陆不要太远。”

“地点有什么限制？”格薇达问。吉尔说没有。他们从小就没了父母，成了孤儿，每年轮流到亲戚家度假。任何地方同他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选房子注定是格薇达的事了，如果等吉尔一起去挑，万一他半年不回来怎么办？格薇达又怎么打发这半年的光阴？住旅馆是不行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干？”格薇达口里这样对吉尔说，心里却喜欢亲自去挑一栋好住宅，舒舒适适住下等吉

尔回来。他们结婚才三个月，她可爱丈夫呢……

格薇达躺在床上订好早饭，然后起床。她将旅程作了个安排。她在普利茅斯美美地玩了一天，第二天又租了一辆舒适的岱母勒轿车，开始了英国之行。

天气很好，格薇达一路上游兴渐浓。她在德逢郡看中了几栋房子，但总觉得不称心。别着急。继续挑吧。她已学会了从房产经纪人对房子的过份吹嘘中品出破绽，因而省去了一些毫无结果的奔波。

大约一周后，一个礼拜二的黄昏，轿车顺着弯曲的山路缓缓驶进笛尔毛斯镇，来到这仍旧妩媚的滨海疗养地。车子经过一块写有“出售”的广告牌，透过路旁树丛的枝枝叶丫中，可以瞅见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别墅。

格薇达顿时一阵激动。她几乎很肯定：这是她要选的房子。她脑海里浮现出花园的模样，长长的窗子——她确信这正是她所需要的房子。

夜雾流动，她在镇上的皇家克来伦史旅馆投宿，并找到那栋房子的房产经纪人，他的名字还是第二天早晨才从广告牌上看到的。

第二天，格薇达被吩咐去看房子。她现在正站在间旧式的客厅里，厅内有两扇高大的法式落地窗。窗户外面是一座石砌的平台，前方是一座小巧的花园，野草、灌木丛茂盛葳蕤，杂乱地开着花。花园地势陡然向下延伸，在远处形成了一块草坪。透过窗外花园里的树丛，可以望见静谧的大海。

“这就是我的宅邸，”格薇达心想，“这就是我的家。我

早就预感到了。”

门被推开，进来一位个子高大，面色忧郁的妇人。她态度冷漠，不停地嗡动着鼻子。

“亨格莱夫太太吗？哥布莱斯和彭德里先生吩咐我来看房子的，恐怕来早了吧？”

亨格莱夫太太甩了把鼻涕，表示没有关系，两人便开始察看起来。

“啊，一切如意。房子不太大，有点古香古色。她可以跟吉尔再添一、两间浴室。厨房嘛，还要再“现代化”一点。哦，有一只火炉。需要配上崭新的洗碗槽和时髦的设备……

亨格莱夫太太用微弱的声音讲述着已故的亨格莱夫少将的病情，使得格薇达不得不把自己分成两半。一边在查看房子，还得不时地带着同情体谅的神色向亨格莱夫太太点头。亨格莱夫太太娘家住在肯特——她当然乐意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少将生前十分喜欢笛尔毛斯，他多年一直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担任秘书，于是她……

“嗯……哦……您真不幸……那自然……对，照料房子是有点那个……当然，你只得这样了……？”

而格薇达脑子的另一半正放开了思绪的缰绳：

这儿该放个亚麻布厨柜……。可以。双人卧室——能观望大海，吉尔一定会喜欢的。这间也挺有用，让吉尔作更衣室……。浴室里，有只桃红木浴盆就好……。噢，有一只，多妙啊！放在楼板中间不去动它。放那儿正好。

多漂亮的洗澡间哪！

房子四周可以种些苹果树，航船一要喷漆的两辆摩托车。还可以想象是在海上……以后，再把后面那间空屋变成最新式的绿色洗澡间——水管放在厨房——就这样不去动它。

“胸膜炎，”亨格莱夫太太说，“第二天转为双叶肺炎……”

“真不幸。”格薇达说。“过道尽头还有间卧室吗？”

果真有一间！与格薇达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椭圆形，装有一扇高大的穹形窗子。房子倒不错，可是象亨格莱夫太太这样的人干吗喜欢那种芥子粉饼干色的喷墙油漆呢？

她们沿着走廊往回走。格薇达有意识地咕噜着：“六间，不七间卧室，包括那间椭圆形的房子和搁桶。”

楼板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格薇达已感到是她，而不是亨格莱夫太太在这儿住了。格莱夫太太不过是暂时的“看守人”——一个喜欢用芥子粉饼干色装饰房间，喜欢在客厅里铺紫藤色粗呢的女人。格薇达不由自主地瞅了瞅手上的纸条，上面打印着房子的财物及索价。

几天后，格薇达摸清了房子的价值。出售价不算高——当然自己得掏腰包将房子略略修整——这也不算不了什么……格薇达发现“价格面议”几个字，显然，亨格莱夫太太急于要回肯特同家人团聚。

她俩正走下楼梯，格莱达突然感到，一股恼人的寒流袭过全身。但这令人作呕的感觉随却消失，使她产生一个新的念头。

“房子不闹鬼，是吗？”格薇达问。

走在前面的亨格莱夫太太，正讲到丈夫临终时的惨景，抬起头，愠怒地望着她：

“里特太太，据我所知还没有。怎么，有人说闹鬼？”

“您没有感觉或者亲眼见过？这儿没死过人？”

话一出口，她又感到懊悔，觉得不该这么问，也许亨格莱夫少将……

“我丈夫是在圣蒙利加疗养院去世的。”亨格莱夫太太生硬地说。

“哦，您跟我讲过。”

亨格莱夫太太仍旧冷漠地说：“房子修了一百多年啦，自然会有人死去。但这房子是我丈夫七年前从爱尔华绥小姐手里买下来的，她那时身体挺棒，准备出国做传道士，没听她提起这里死了什么人。”

格薇达忙不迭地安慰这个多心的妇人。俩人又回到客厅。这是一间安宁、迷人的房间，有着格薇达所熟悉那种气氛。她对刚才的不快似乎有点不可理解。

格薇达要求去看花园。她穿过落地长窗来到平台。“这里应该有一条通道，通向草坪。”她心想。

然而恰恰相反，一大片丛生的连翘仿佛在这个特殊的地方长得过高，严严实实地遮住了观海的视线。

格薇达微微摇头，她要彻底改变它。

她跟着亨格莱夫太太从平台的另一端走下去，来到草坪。花园无人管理，杂草蔓生，开花的小丛林亟待剪枝修整。

亨格莱夫太太抱歉地表示对花园照顾不周。雇工两星期来一次，有时根本不见影子。

查看完这座小巧宜人的花园后，她们又回到客厅。格薇达说她还要看别的住宅，尽管她看中了西尔赛德（这房子的名字多么普通），可一时还定不下来。

亨格莱夫太太噙着鼻子，带着希望的神色与格薇达告辞了。

格薇达找到房产经纪人，给他出了价。上午又绕笛尔毛斯转了一圈。笛尔毛斯是个古旧而又迷人的小镇。镇的一端，是现代化的模式，两栋式样新颖的旅店，几间简陋的平房。由于小镇依山傍海，受地理限制，扩展不开。

午饭后，格薇达接到经纪人的电话，说是亨格莱夫太太已接受出的的价钱。她嘴角露出调皮的微笑，到邮局给吉尔拍了份电报：

房已购，爱你。格薇达。

“他会乐坏的，”格薇达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把一切都弄得井然有序，让他看看。”

糊墙纸

格薇达住进西尔赛德已月余。吉尔婶婶的家俱已经运来。式样虽旧，但质量很好。格薇达卖掉两个大衣柜，其它的都安放在各间房里。客厅里放着几张灰纸糊的小桌子，嵌着珍珠贝，画有城堡和玫瑰花。一张小办公桌，桌面下安有一个紫绸做的袋子，一个青龙木柜，还有一张红心桃木沙发。

几把舒适的椅子分放在各个卧室，火炉两旁各放两把坐椅，一条切菲尔德式的大沙发靠在窗口。至于窗帘吗？格薇达选了淡蓝色的印花布，上面绣着玫瑰和黄莺的紫色花瓶。她觉得房子布置得挺合意了。

现在，她雇了工人，一时还不能清闲。本该打发他们走了，但她想等一切安顿好再辞退他们。

厨房布置已毕，浴室也更新了。格薇达想再过一段时间把它装饰一番。她要花点时间查看这个新居。

厨房雇了一位柯克太太。她拘谨矜持，对格薇达无拘束的友好怀有戒意，同格薇达融洽相处一段后，态度变得和蔼起来。

这天早晨，格薇达坐在被子里，柯克太太把盛早点的

盘子往她膝上一放：“男人不在家，女人总是喜欢在床上吃饭。”她一本正经地说。格薇达赞同英国这条不成文的规定。

“今早炒着吃。”柯克太太指的是鸡蛋，“你讲过什么芬兰黑线鳕，可又不喜欢在卧室里吃，它有腥气味，我打算作晚饭菜，再加烤油面包。”

柯克太太优雅地笑笑，准备出去。

格薇达没住那间大双人卧室，她要等吉尔回来再住进去。她选了走廊末端的一间，房子呈椭圆形，将有弓形窗户。她觉得很合意，就象在家里一样。

她打量着四周，突然冲动地说：“我真喜欢这间卧室。”

柯克太太温柔地环顾着：

“房子是漂亮，太太，尽管小了点。你看窗子上钉着横条，过去那一定是间幼儿室吧。”

“我没想过，也许是。”

“是吗，”柯克太太附和着走了出去，“只要先生住进来了，说不定需要一间幼儿室呢。”

格薇达脸刷地红了。她环顾着四周。幼儿室？——真是蛮不错的一间哩。她脑海里设想着这所幼儿室：靠墙边有座积木房，一个小柜柜里放满了玩具。炉子里烧着旺火，炉边镶着护板的围栏上晾着尿布、小儿衣。没有这种可憎的芥子色墙。她喜欢颜色鲜艳的糊墙纸，明亮，使人觉得欢快，并画有罂粟花同矢车菊交织一起……哟，真可爱。她得去找找这种墙纸，她确认曾在什么地方见这种墙纸。

一间屋里家俱不宜过多，房里已有了两个壁橱，其中

墙角处一个锁着，找不到钥匙。墙壁也全部刷漆裱糊过，看样子是多年没有打开了，她得趁佣工还在时把锁打开，因为她要将全部的衣服收拾进去，地方还不够哩。

格薇达在西尔赛德住了一阵，每天都享受着安逸。此时听到窗外有人在使劲地清嗓子，又干咳一声。一定是弗士特如约赶来了，他是个临时雇佣花工，平时不太讲信用。

格薇达匆匆吃完早饭，洗了澡，换上一件衬衫和毛衣，急忙赶到花园。

弗士特正在客厅外干活。

格薇达计划中的第一步是从这里辟一条小径穿过花园。弗士特有异议，说是锄掉连翘草，紫丁香也保不住。但格薇达态度坚决，弗士特也只得干了起来。

弗士特嘿嘿笑着打招呼：“您似乎又要回到过去的日子了呀，小姐。”他喜欢称她为“小姐”。

“过去？为什么？”

弗士特用铁锹拍拍地面：

“你瞧，我挖出了旧甬道——旧日有人走过——正是你想要的。有人在上面种了植物，把路给遮住了。

“他们真笨。”格薇达说，“我需要从客厅窗口看草坪的远景和眺望大海。”

弗士特并不可理解“远景”的字义，但他还是谨慎而勉强地表示赞同。

“我并未讲这样做没用，请您注意……您看，丛花乱木挡住了客厅的光线，可它们长得却繁盛。这么茂密的连

翹、紫丁香不多，但值钱。请注意——它们老了，难得移植。”

“哦，我知道。但这样做是为了更美观些。”

“好吧，”弗士特挠挠头皮，“也许是。”

“好极了。”格薇达点点头，突然发问道：“亨格莱夫夫妇之前，这里住的是谁？他们在这待得不久，对吗？”

“六年左右。房子不属于他们。再以前，是爱尔华绥一家人，她们喜欢去教堂，属于低级教会派，给异教徒传教。一个黑人牧师也在这里住过，加上她们的哥哥，一共四个人——可女人瞧不起他。再往前——让我想想，是芬德逊太太。嘿！她才真正是个乡绅女士哩。我未出世她就住这儿了。”

“她在这里死的？”格薇达问。

“可能死在埃及或许别的地方，尸体送回来葬在教堂墓地。那株木莲和那些灌木是她亲手栽的，她喜欢灌木花丛。”

弗士特继续说：

“那时，沿山一线还没有这些新房屋哩，一派乡村景象。没有剧院，也缺乏新商店。在郊外滨海区也一样。”他带着老年人所惯有的那种口吻说，“变了。”他哼着说，“总是在变。”

“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格薇达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改进吗？”

“旁人都这么讲，我没注意，变了哇。”他指指左边长长的围篱后头那隐约露出一栋建筑物。“过去那是座别墅

医院，”他说，“房子挺漂亮，地方也不错。后来搬了，搬到离城一哩^①多远的地方去了。去那儿参观一趟得二十分钟，三个便士的公共汽车票。”他又朝篱笆外指了指，“现在是所女子学校，十年前迁来的。老是变。现在，人们买栋房子，住个十年八载又搬家，真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有什么好处？无远见就订不出好计划。”

格薇达凝神地望着木莲。

“芬德逊太太是这种人吗？”她问道。

“她是守规矩的，象只小鸟儿似的飞到这里，抚养着孩子，给他们娶亲。埋了丈夫后，夏日里接孙儿们来这避暑，快八十岁时就离开这儿啦。”他的话音里含着赞许。

格薇达满意地回到屋里去了，来到客厅坐在桌旁写信。在一叠待复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吉尔住在伦敦的表兄妹的来信。每次当她去伦敦，总要去切尔西到他们家里做客。

“莱蒙德·韦斯是颇孚众望的小说家，妻子乔恩是个画家。同他们相处会有趣的，尽管他们可能认为她是个可怕的腓力斯丁人。”格薇达暗自说，“可惜的是我和吉尔文化素养不高。”

大厅里传来了洪亮的铜锣声响。这是一面四周围着雕花黑木头的锣——吉尔婶婶的得意玩物。柯克太太似乎很喜欢敲，而且敲得重。格薇达捂住耳朵站起身来。

她快步来到客厅窗子另一边的墙角，心里只觉得一股

^① 注：哩——指英里，英美长度的名称合1.609公里。

烦恼。这是第三次感觉到了，她总是觉得应该能够穿过坚实的墙壁走到隔壁的餐厅里去。

她走出客厅。来到前厅，转过客厅墙的拐弯角，沿着过道走进了餐厅。这段路程太长了，在冬天令人极不舒服，正在风口上。因为只有客厅、餐厅和楼上两间卧室才有暖气。

“我不明白，”格薇达来到那张为取代拉媪德婶婶的桃红木方桌而新买的漂亮的歇洛敦饭桌旁，寻思着：“我干吗不从客厅的墙上开扇门直通餐厅？下午等山姆先生来了跟他打个招呼。”

山姆年龄不满四十，声音沙哑。他是个建筑师，也是位装饰匠。手里老爱拿个小本本，便于随时记下主顾“建设性”的提议。与他商谈时，他满口赞成。“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里特太太。我敢说，这是个大改进。”

“工钱贵吗？”格薇达对山姆爽快和热情有点怀疑。山姆在估价时，总要算进一些额外钱。

“小意思。”他带着随随便便的口吻说。格薇达的脸上愈显疑色，他对他的“小意思”不敢轻信。因为他直爽的要价都是经过再三思虑的。

“告诉你吧，里特太太，”他油滑地说，“等泰勒下午拾掇更衣室后，我叫他来查看。定工钱，得看墙的厚薄而定。”

格薇达同意了。她给乔恩回了信，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说是眼下要管理工人干活，离不开简尔毛斯。

然后，她到滨海区蹒跚了一阵，吸饱了海洋的和风。

返回客厅时，泰勒从墙角正站起身，咧嘴向她打招呼。“没有困难，太太。过去这里有扇门，人们不需要时，就用纸给糊了。”

格薇达略略一惊：“怪事，我总觉得这儿应该有扇门？”她回忆起午餐时，自己是那么自信地往这边走。她猛然觉得不安，这事有些蹊跷……她怎能这样肯定这儿有扇门呢？

“我难道真有超人的眼力或是别的什么……”她不安地想。

她从未搞过心理学研究，她不是那种人，但，也许是吧？外面那条从露台窗过花丛通向草坪的小径，她不是早就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坚持要把那儿修复吗？

“或许我是个有魔法的人，”她不安了，“或者是房子本身中了魔？”

那天她干吗要问亨格莱夫太太房子闹鬼呢？

“不会闹鬼的！房子很可爱哩！没有问题。”亨格莱夫太太对她的问话感到十分吃惊。

或许是她的举止过于拘谨，掩藏着忧虑？

“天哪，我太想入非非啦。”

她费力地拉回纷乱的思绪去同泰勒交谈。

“还有一件事，”她补充交待道，“我想把楼上卧室里的壁橱锁打开。”

泰勒和她走进卧室，察看了壁橱门，这门刷了几次漆，他说：“明天派人来开吧。”

得到答复后，他便走了。